

② 小睡著

红销帐底

红销帐底
HONGXIAOZHANGDI
WOYUANANG

奈何上错床，奈宝嫁对郎。
面对风度堂堂，聪明睿智，
人见发花痴的何云炎，
奈嘉宝怎用「幸运」二字形容？
网络原名《奈何上错床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绡帐底卧鸳鸯/小睡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500-0000-1

I. ①红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7385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: 330008
电 话 0791-6894736 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红绡帐底卧鸳鸯
作 者 小 睡
责任编辑 赵 霞 许 复
特约策划 张墨璇
特约编辑 冉 苒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787 × 1092
印 张 34
字 数 481 千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8.00 元 (全二册)

ISBN 978-7-5500-0000-1

赣版权登字—05—2010—82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第一部 无冬村命案 /001

- 【1】一夜之间 /002
- 【2】乱点鸳鸯 /007
- 【3】洞房花烛 /012
- 【4】黑心黑肺 /017
- 【5】嫁鸡随鸡 /023
- 【6】东施效颦 /027
- 【7】欲擒故纵 /032
- 【8】欺软怕硬 /037
- 【9】先入为主 /042
- 【10】投怀送抱 /046
- 【11】无理取闹 /050
- 【12】刮目相看 /055
- 【13】对簿公堂 /060
- 【14】水落石出 /065

第二部 淫贼对战山贼 /071

- 【15】强抢妇女 /072
- 【16】放虎归山 /077
- 【17】第一回合 /082
- 【18】第二回合 /087
- 【19】破竹而入 /091
- 【20】欲火焚身 /096
- 【21】危机重重 /100
- 【22】一局胜出 /105
- 【23】二局开始 /110
- 【24】不欢而散 /116
- 【25】三局敲锣 /121
- 【26】节外生枝 /126

第三部 淫贼抓盗贼 /131

- 【27】僵持不下 /132



【28】难辞其咎 /137

【29】措手不及 /141

【30】攻其不备 /146

【31】水深火热 /150

【32】七擒孟获 /155

【33】如梦初醒 /159

【34】病魔缠身 /164

【35】雪中送炭 /169

【36】引火上身 /174

【37】不虚此行 /178

第四部 纸醉金迷街 /185

【38】如鱼得水 /186

【39】十赌九赢 /190

【40】狂蜂浪蝶 /196

【41】走马观花 /201

【42】一掷千金 /206

【43】亦真亦假 /210

【44】面壁思过 /213

【45】大快人心 /219

第五部 绣球抛夫君 /225

【46】狭路相逢 /226

【47】旗鼓相当 /231

【48】百花争艳 /235

【49】性命攸关 /240

【50】情有可原 /244

【51】脸红心跳 /249

【52】百无禁忌 /254

【53】阴谋诡计 /259

【54】奋不顾身 /263



第一部

无冬村命案

【1】一夜之间

夜深人静，蝉声盈盈，一枚黑影跌跌撞撞地抓扶墙檐艰难行走，身体传来的异样使他蹲了又蹲，他扬起黯然的黑眸，驻足望向额上方一处半遮半掩的木窗，屋内无光无影，应该是客栈的一间空房，随即急不可待地一跃攀爬而进——

嘉玉客栈内，迎客门紧闭，但喧闹依然，只因今日是掌柜奈嘉玉之妹——奈嘉宝的生辰之日，店内的伙计们忙进忙出地预备美味佳肴，街里街坊的熟客也欢坐一堂，热络闲聊。

但，只有今日的女主角笑不出来，她一双死鱼眼直视前方，似乎对各位亲朋好友大叔大娘不算友善的问候腻歪到麻木……

“嘉宝啊，笑笑嘛——”奈嘉玉随着一股幽韵撩人的香气飘过奈嘉宝身后，伸出玉指柔声惊慌道：“哎呀，小柱子——快去看看寿面煮熟了没，一会儿误了嘉宝的吉时我定不饶你！”

“是，掌柜的，我这就去。”小柱子脸蛋一烧，喜滋滋地跑进后厨。

奈嘉宝手举铜镜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自己，一双炯炯有神大眼上的大



青眼圈几乎盖住半张脸，她一抽嘴角：“姐，你那桃花眼能收收不？今日还刺激我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”

此话一出，未等奈嘉玉开口，坐在桌旁的大叔顿时仰天长笑。

“嘉宝啊，你这丫头怎么了？又跟谁打架了？这次更邪乎，居然弄个乌青眼！哈哈——”

奈嘉宝一提起这事就火大，顿时拍案而起：“就是陈老三家的小儿子，自己手慢未抢到花车票非埋怨是我给他脚底使坏，我跟他没完——”

“那你买到几张花车票……”奈嘉玉不紧不慢地勾起眉眼。

奈嘉宝一低头老老实实坐回原位：“五……五十八张。”

无数道愤愤不平的声音顿时从厨房、大堂、走廊四溢传来——

“活该，打得好——”

“……”奈嘉宝自知理亏无法辩驳，但她也无非是想转手卖个好价钱嘛，这叫营商头脑！难道要姐姐养她一辈子吗？

奈嘉玉掩唇轻笑：“好啦好啦，今日是嘉宝的生辰，寿星最大，谁也不许气我家嘉宝。”她回身转看奈嘉宝，本想宽慰几句：“嘉，哈哈，嘉宝，‘扑哧’……嘉，呵呵……”但奈嘉宝那对又青又紫的眼眶实在让她憋不住笑声。

“……”奈嘉宝原本一副等待安慰的无辜神情顿时被这无情的笑声打垮，“别笑了别笑了——再笑那寿面不吃了！”

“扑哧”，又是一声残酷的轻笑，奈嘉宝火冒三丈地捋胳膊挽袖子，一脚蹬在椅子上警告道：“谁再敢笑出声！信不信我立刻让他跟我一样变个大乌青眼？！——到时候可别怪我奈嘉宝不仁不义没大没小手里没轻没重啊——”

此话果然够威力，四下顿时静悄悄，奈嘉宝得意地缓缓坐下，没过一秒，“哈哈哈哈哈——嘉宝自三岁起就喜欢恐吓大人，都十八岁了这臭毛病还没改——哈哈——”账房听了半天，忍无可忍地捶桌狂笑。

这哄堂一闹，更引来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嘻嘻哈哈声——

“……”奈嘉宝咬牙切齿地瞥了账房一眼，死老头欺负小孩，早晚收拾你！

菜过五味酒过三旬后，个个酒足饭饱东倒西歪地离场，此刻，奈嘉宝的怨恨



更深一层，这些人是来给她庆祝生辰的吗？自她吃完一碗寿面后，再没人答理过她，全聚拢到奈嘉玉身旁祝酒言欢也就罢了，最狠的是居然还要寿星收拾一桌子残羹剩饭，简直惨无人道！

奈嘉宝感觉脚底有障碍，一低头看见小柱子正抱着酒瓶呼呼大睡：“让开，喝多了回房睡去。”她一边托着碗碟一边从小柱子脊背上径直踩过走进厨房。

奈嘉玉醉意微醺地揉按太阳穴，抚上木梯栏杆寻找妹妹的身影：“嘉宝你在何处……”

“在厨房呢，咋了姐姐？”奈嘉宝从布帘后喊了一嗓子。

“过了今晚你便是大姑娘了，明日姐姐请媒婆给你寻摸个好人家去。”

奈嘉宝惊慌失措地掀起布帘：“着啥急啊，再说谁愿意娶我？”

奈嘉宝这倒是说了句实话，“无冬村”只有三百来户住家，村里未成亲的青壮男子几乎都被奈嘉宝打了一个遍，不过，那也只怪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地喊她——奈老虎，她也就是嘴皮子厉害点，有事没事爱放放狠话，其实根本没啥战斗力，所以，往往是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，自小至今，除了奈嘉玉依稀记得妹妹相貌如何，就连奈嘉宝自己都快忘记没伤没痛的脸是啥模样。

奈嘉玉微微蹙眉：“这倒是，要不姐姐去外村……”

“行啦行啦！再议吧。”奈嘉宝不耐烦地放下帘子，“你快去睡觉吧，喝得都站不稳了。”

“那好，明日再谈，一会儿你顺便把甲字号那间房的窗户关上，我今日晒完棉被忘记关窗了。”奈嘉宝柔软的声音消失在二楼房门内。

奈嘉宝应了声，刷完碗筷，擦擦手上的水渍向甲字号房间而去——

……

因自小在这里长大，自然对嘉玉客栈内部结构轻车熟路，所以她未提油灯便走进房间，刚一进门就被脚下的异物绊了一个大跟头……

“唉……”奈嘉宝揉着膝盖转过身，看到一个人形黑影趴在地上，顿时补上两脚，“小柱子，你这没出息的臭小子——喝两口猫尿便醉成烂泥了——”

何云炙忍着下身传来的灼热，刚刚才勉强睡下，却被奈嘉宝一脚踹醒，他在



黑暗中伸手一拉，手指碰到一条纤细的脚踝，顿时浑身打了一阵冷战，心中大喊不妙，该死！无端跑来个女人做何？！

奈嘉宝见小柱子只动下手臂再无声息，没好气地跪卧在地板上，对着他的耳朵大喊：“你为逃避劳动居然跑到这来躲清闲，我以二掌柜的身份命令你给我滚起来！”

她对着小柱子的耳朵眼儿猛吹气，倒看他能装死多久。

何云炙本就中了春药之毒，此刻哪里还经得起这般挑拨，他一抄手，拽住奈嘉宝的脚踝拉倒在地……

“啊——要造反啊你，你……”奈嘉宝见小柱子向自己扑来，借着月光看到那个脸孔并不是她所指的小伙计，顿时扯开嗓子大呼，“救——嗯——”何云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唇盖在她嘴上，她吓得失魂落魄，身子一软忘了挣扎，这，这是碰上强盗啦？！……

何云炙早已欲火焚身，此刻更像上岸的鲤鱼遇到水源般无法自控，他滚烫的舌尖探进她的嘴里，一把扯开她的衣襟，炙热的手掌抚摸在柔软的酥胸上——

奈嘉宝惊醒，此人并非强盗而是淫贼！她神志大乱，拳头不停捶打他的后背，但这男子手中力道越来越大，她感到胸口传来一阵巨疼，恐惧的眼泪顷刻滑落，乱蹬的双腿已被男子轻松压在腿下，她条件反射地用手指奋力掰开那盖在胸口上的热掌，感到小腹被某种硬物抵住，而且那硬物带着火烧火燎的滚烫，她越来越害怕，怀疑这淫贼企图用某种稀奇古怪的方式杀死她。

何云炙扯回最后一丝理智沙哑喘息道：“……何某……定会娶你……”

奈嘉宝此刻扭动着身子只想逃走，任何话听不进更不想听，只知晓身子上方的淫贼已扒光自己的衣服，因他使劲捂住她的嘴，只得猛摇头呜咽，她才不要嫁给一个淫贼！

何云炙抬起她的一条腿握在掌中，俯下身吻在她的唇上，呼之欲出的火蛇顷刻顶入她稚嫩的下体内，一阵剧烈的刺痛顿时从她下身刺到头顶，奈嘉宝的叫喊声淹没在何云炙的手心中，她闭紧双眼脑中一片空白，全身传来剧烈而无助的颤抖，他毫无怜惜且越来越猛烈的动作使她只能木讷地流泪。



她疼得几乎要昏厥，男子手掌移开她的嘴唇，托起她的腰肢向自己两腿之间猛力靠近……

“好疼……你究竟要怎样……”奈嘉宝从未如此靠近过一个赤身男子，也不知这种前后移动使他能有何乐趣，只知道下身疼痛难忍得快要死了。

她白嫩的裸背被地板上细小的灰尘沙粒摸磨得红肿一片，只得继续说：“地板磨……疼……”

何云炙此刻已一发不可收拾，他托起奈嘉宝光滑的脊背，使她跨坐到自己大腿根部，奈嘉宝以为男子良心发现要放过自己，刚要起身，何云炙的双手已火烫地捏在她的臀肉上，而且那羞人的贴合动作从先后又成了上下，她欲抬手抽这淫贼一耳光，何云炙已先行抓住她双手按在身后，肆无忌惮、抽离未停地发泄欲火，奈嘉宝疼得眉头紧蹙轻声低吟，无从下手只得张开嘴狠狠咬在他肩头，何云炙一声闷哼，鲜血顺着胸口流下。

“救——”奈嘉宝使出吃奶的力气向门外喊去，顿时又被他捂上嘴，她此刻不得不佩服这淫贼两只手还真忙得过来！

何云炙轻发出一声闷哼猛然挺进，顿时停下规律性的动作，他汗流浹背地搂靠在奈嘉宝怀里，默道：“姑娘姓谁名谁，年方几何，明日何某定会上门提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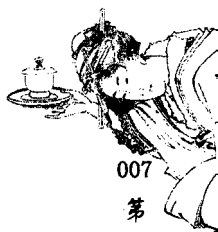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出这番话有多艰难，因家中一再逼婚，无奈之下，才接手无冬村的凶杀案，远离故土躲清闲，刚刚查出些头绪便被不明仇家下了春药加以陷害，身为京城第一捕快，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强暴犯，此刻，他只得无声叹息。

奈嘉宝见他已停止折磨自己，终于解脱地悠悠顺气：“谁要嫁你个淫贼……”

因屋中漆黑，何云炙也看不清奈嘉宝生得何模样，但出于对受害者的尊重他仍耐着性子对着她脸颊的方向，郑重道：“一则我并非淫贼，二则我是捕快，绝不可知法犯法，既然是我强暴了你，就必担当，所以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！”

“……”奈嘉宝一听这话吃惊过度，顿时昏了过去……

她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说，这是哪门子淫贼，简直是土匪加恶霸，强暴了她还理直气壮。



【2】乱点鸳鸯

何云炙整理衣着双手环胸地端坐在木椅上，目光停留在床边，他在等待这女人醒来，心情沉沉欠佳，若母亲得知他在山村乡野间为她老人家娶了个儿媳妇，不知到时又会晕倒几回。

一声清脆的鸡鸣划破夜空，曙光千丝万缕地射进房间，柔和的光线掠过奈嘉宝的脊背，她赤裸的躯体淤痕斑斑，大片青紫烙印在腰间与臀上，何云炙虽知那是他的“杰作”，但放眼望去仍感到别扭，他干咳一声起身走到床边，别开头将棉被盖在奈嘉宝身上。

奈嘉宝被冰凉的手指触到，敏感地睁开眼睛，急忙翻身拽起棉被盖到自己鼻子上……

一副黑兮兮的淤青眼顿时落入何云炙的眼底，他感到震惊地吞吞口水，这姑娘的相貌真可谓不尽人意啊！

奈嘉宝眨巴着眼睛蜷缩一团，这淫贼五官精致仪表堂堂，何必要做奸淫妇女这下三烂之事？！

何云炙为自己做了许久的思想工作，痛下狠心一闭眼，抱拳冷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“姐——甲字房有淫贼——救命啊——”奈嘉宝泪如雨下地大呼救命，何云炙微蹙眉定而不语，他心里想说，即便自己是淫贼也该挑挑人选吧？！

嘶喊声惊天动地：“哦，等姐收完银子即刻就来……”奈嘉玉柔声细气地将银子握在手中，又与客人闲话家常了几句，送客出门后，才不紧不慢地向楼梯间移步。

这也不能怪奈嘉玉反映迟缓漠不关心，只是这妹妹三五不时便大呼小叫虚张声势所至，若奈嘉宝在屋中发现只小老鼠，便会大喊老鼠精攻占凡间了，这会儿，八成又是哪个客人无意间触碰了她一下吧。

奈嘉玉表情舒缓地依靠在门口，但一见奈嘉宝遮掩在被褥下痛哭流涕，再看看眼前屹立着一位眼生的黑衣男子，顿时花容失色，她疾步坐到奈嘉宝床边紧张



道：“这，这是……”

“姐，那个淫贼强暴我——”奈嘉宝一下扑到奈嘉玉怀里哭诉，“快报官抓这禽兽……乱棍打死五马分尸——”

奈嘉玉轻拍着奈嘉宝的脊背默默安慰，仇视的目光怒向何云炙，指尖颤抖：“你——”

“我娶她便是了。”何云炙有礼抱拳，“事出有因，何某不便解释。”

奈嘉玉一听这话收回手指，她阅人无数的眸子打量在何云炙脸颊上，虽这男子肤色白净眼带桃花，但一脸正气身型高挺，奈嘉玉提高嗓门质问道：“尽管你这淫贼有点觉悟，但你怎晓得我妹并非许配人家？强行施暴就该去见官！”

“这姑娘发未盘束必未出阁，即便已许配人家也未过门，何某无礼在先必会担当，倘若何某是那等无耻小人一早便会逃之夭夭，何必留在此处等待官府来抓？不过，这位大姐若不愿将舍妹许配于何某，那何某也不强求。”何云炙中规中矩地逐一道来，眸中似乎有一丝诚恳。

“当然不嫁你这淫贼！等着死吧你——”奈嘉宝怒不可遏地扬起下巴，这禽兽不如的东西还有脸堂而皇之地讲起歪理来了？

奈嘉玉默默不语思量着，看看奈嘉宝脸孔如小花猫般的滑稽模样，又望向身前俊俏的男子，虽这想法有些不尽人意，但奈嘉玉脑中还是开了小差，这男子也太不开眼了……

“何公子是吗？随我这边说话。”奈嘉玉摊开手指，自行走向偏房。

何云炙不由叹气，昨日觉得对不住这姑娘，此刻倒认为自己够委屈。

奈嘉宝怒瞪着淫贼的背影，忽然发现最喜爱的小碎花衣裙破破烂烂地扔在地上，顿时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她平时都不舍得穿这等好缎料的衣裙，只有逢年过节喜庆之日才小心翼翼地穿上，这会儿却成了破抹布！

她顿感心碎欲裂，比被强暴更难以接受：“淫贼——我非杀了你才解恨！——”

不大会儿的工夫，奈嘉玉便手托一身干净衣裙走回房间，嫣然一笑：“姐姐这下可放心了。”



“放心啥事？”奈嘉宝见那淫贼并未跟来，撩开被子穿起上衣，奈嘉玉红唇刚启，见奈嘉宝胸口处红紫一片齿痕斑斑，顿时别开头羞红了脸：“这男人好生野蛮，我妹子可是初夜呀——啧啧……”

奈嘉宝不懂姐姐在害臊何事，眉头紧锁地展现胸脯给奈嘉玉看：“姐，你快看啊，那淫贼居然咬我这里，比隔壁小三家的大黄狗还要粗鲁！你得替妹妹报仇雪恨——”

奈嘉玉虽嫁过人，但与夫君成亲不到一日便带着妹妹逃出夫家，背井离乡躲到这小山村中过日子，对这般男欢女爱之事不甚了解，更羞于了解。

奈嘉玉帮奈嘉宝系着扣子柔声道：“莫气莫气，姐会旁敲侧击与妹夫知会下……”

奈嘉宝未仔细听着点点头，顿感不对：“姐？！妹夫是啥意思？！莫非你真要把我嫁给那淫贼不成？！你、你、你酒劲还没醒吗？”

“嗯，姐已应下这桩亲事，何公子他……”

“他、他、他是不折不扣的淫贼！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！”奈嘉宝难以置信地跳起脚，但腿内侧传来的刺痛又让她摔回被褥上，她轻揉着腿部传来的颤抖，气愤道，“唉……那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把我折磨惨了……”

奈嘉玉也知答应这门婚事有些牵强，但妹妹已被破身，原本就难找婆家的嘉宝这下更没人敢要，她也是经思前想后了许久才点头同意，毕竟嫁给何云炎对嘉宝后半生算是个保障，她带着嘉宝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更非长久之计。

“奈家现已无父无母，姐姐身为嘉宝的唯一长辈，必须对你日后的生活作打算，所以，姐姐决定将你嫁给何公子。”

“我不嫁！说破大天也不嫁！有姐姐那般当长辈的吗？把妹妹向火坑内推？”奈嘉宝气势凌人地指向奈嘉玉，“姐！你要非逼我嫁给那淫贼，我便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！这次我奈嘉宝绝非信口雌黄，你，你斟酌清楚再回应我——”她就是难以接受这结果，被强暴的是她，姐姐不但不抓那淫贼去衙门，反而命令自己嫁给淫贼？

“你这孩子怎不懂姐姐的难处？我带他去官府固然容易，可那样村民便知道

你已不是姑娘，莫非你愿被千夫指点让旁人随意编排你吗？到时难听的字眼儿比比皆是，你认为自己火爆的脾气能承受得起吗？何公子家住京城，府上良田千亩家境富足，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再去哪里帮你找？”

奈嘉宝稳定下情绪：“富足？简直口出狂言不打草稿！他只不过是个小捕快，能挣几个银子？即便我同意嫁他，那谁又能保证他会对我好？”

“何公子是捕快？这倒未曾提起。”奈嘉玉顿感犹豫地垂下眼帘，“可姐也无好办法，你若不肯嫁她，为了你的名节，咱们只能连夜离开无冬村……”

奈嘉宝怔了下，觉得奈嘉玉这想法太过荒谬，难道要让那淫贼逍遥法外吗？她又有何错，姐姐辛苦多年经营的客栈说扔就扔了？

她无奈地叹气，钻进被中：“算了算了，嫁就嫁吧！反正这村也没人敢娶我！不过，你要跟那淫贼讲明白，我与他水火不容势不两立！”

“……”奈嘉玉顺着奈嘉宝黑亮的长发有些心酸，“嘉宝，姐姐知晓你受委屈了，但这不代表你们不会相爱，或许这是上天安排的一段好姻缘呢。”

奈嘉宝气不顺地翻过身：“行了行了！我要跟淫贼有姻缘，那跟山贼土匪恶霸地主老财姻缘会更美满！”

奈嘉玉无奈地摇头起身，嘉宝终究是个孩子，当下让她接受这一切确非易事，只期盼何云炙能好好待她，这才不会为自己突兀的决定感到更为内疚。

“何公子，嘉宝点头同意了。”原本嫁妹妹是件喜事，但奈嘉玉此刻可欢喜不起。

何云炙自然也是一筹莫展：“有劳大姐费心了。”

“嘉宝自三岁起便随我生活，我顾着生意忙碌奔走，常常忽略对嘉宝的关心爱护，她因无人看管心便玩野了，脾气也暴躁了些……”奈嘉玉说着滑下泪水，“但嘉宝是个单纯朴实的孩子，她说话不动心眼儿，若有得罪之处还望何公子多多担待……”

何云炙见奈嘉玉话语张弛得体，坐姿委婉端庄，倒不像一般的山野村妇：“敢问大姐为何要带奈嘉宝住在这山村之中，有何难处吗？”

奈嘉玉顿时脸色一变，慌乱地站起身：“何公子还未吃饭吧？我叫人给你做



去，你与嘉宝聊聊，那孩子此刻对这桩婚事仍是颇为不满……”

“有劳大姐费心，何某会与奈嘉宝耐心相诉，但允何某对大姐说句实在话，何某此时不敢说对奈嘉宝会有多疼爱，但作为夫妻间的本分不会怠慢。”何云炙起身目送，既然奈嘉玉不想说，他也不必强问。

奈嘉玉赞同地俯首：“有何公子这句话，那我便放心了。”

看来这何云炙确实是位正人君子，只是不懂既然是位君子为何又做出不耻之事，而他又不肯道出真相，或许是有难言之隐吧，就像奈家姐妹也有不可示人的秘密……

……

何云炙彬彬有礼的态度只对长辈，对于奈嘉宝可就未那般客气了。

“你还打算哭多久？”他坐在椅边已一个时辰，奈嘉宝也不理会，只是时哭时醒断断续续地诅咒他，他自知有错，默不作声地让她发泄。

奈嘉宝那对乌青眼怒瞪上何云炙：“你个淫贼，不要脸的臭淫贼，我哭我的，要你个不知廉耻的淫贼管吗！？”

何云炙一见奈嘉宝这副不堪入目的尊荣，顿时别开眼睛，忍无可忍地平板道：“就你这相貌能有人娶你吗？若不是碰上我，下辈子你也未必能顺利嫁出去，倘若真遇淫贼，看到你也得掉头就跑！”

“你——”奈嘉宝气得跳下床，抄起桌上的茶壶就向何云炙砸去，何云炙轻松扬手握住她的手腕，浅笑：“连夫君都敢打？你也太没规矩了。”

奈嘉宝甩着手腕，暴跳如雷：“放手放手——既然嫌我丑那就别勉强了自己，谁长得俊你找谁去呀——反正也是淫贼一个！”

何云炙从未被人挂上这耻辱的封号，但他似乎就是个淫贼。

“淫贼淫贼的，你叫得真带劲，淫贼也分很多种，像我这种敢做敢当的有几个？你不偷笑反而不依不饶，简直莫名其妙。”

奈嘉宝大口喘着气：“你，你也太张狂了吧？！一夜之间我成了你的阶下囚，你不但不知悔改还一副振振有词的恶心模样——天理不容！不对！天理何在啊？！”

“别以为我多心甘情愿娶你，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”何云炙不由抿抿唇，



绞尽脑汁劝慰自己，这丫头虽又丑又泼辣，但与那些天生娇贵的千金小姐比起来，倒多出几分直率。

“那刚好呀，你不想娶，我不想嫁，大家一拍两散！”

何云炙不予理会地喝了口茶，凝视着奈嘉宝的脸颊：“你那眼睛上的是胎记？”

奈嘉宝这才想起自己的鬼模样，将计就计道：“是呀，就是胎记，天生丑人变不了了。”

何云炙缓慢地眨动睫毛，赞同道：“那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，若昨日并非黑灯瞎火，我也不会变成你口中的淫贼。”

“……”奈嘉宝顿感七窍冒烟，这么说来，这一切还是她的错了？这臭淫贼变着法地说她难看没人样，她……她……她有那么难看吗？！

【3】洞房花烛

“一拜天地！”

“二拜掌柜！”

老账房遵循事实地中肯宣布：“再入洞房……”

奈嘉宝一把扯下新娘盖头：“要入你入去——”

“嘉宝呀，新郎官如此英俊你还不满意啊？在无冬村打着灯笼找，都找不出第二个呀？”

“英俊能当饭吃吗？他在我眼里还不如馒头好看呢！”

全场愕然，奈嘉宝突然有人要娶这事已令街坊们震惊，而且还是个外乡来的帅小伙，大伙儿都难以理解奈嘉宝不顺心在何处，奈嘉玉见妹妹还未进房便掀了盖头，顿感眩晕地抚上脸颊，这也太失体统了……

何云炙事不关己地左顾右盼，原来成亲是件这么容易的事……

奈嘉玉急忙冲何云炙使个眼色，这尴尬局面她有些应付不来，何云炙心领神会地横抱起奈嘉宝，盈盈一笑：“各位请慢用，我带嘉宝先行楼上歇息。”